

吳

醫

彙

講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徐叶堦

四大家辨

論醫示必讀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王繩休

方正古方權量說

吳醫彙講卷九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與謙履安氏校訂

徐叶壘

名鏞號鉅臺松江南邑人弱冠入諸生卽棄舉業專攻岐黃學

四大家辯

李士材讀四大家論一篇本自王節齋大意謂三子
補仲景之未備而與仲景並峙也然仲景醫中神聖
德備四時三子則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試觀玉函
金匱方中黃芩白虎已開河間之先也建中理中已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丹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苟守張長沙博聞強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爲淺醫畫限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投寒涼則忌進溫補則合醫之喜用溫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溫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已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貫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王繩林

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各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權量皆起于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爲一寸而爲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真人千金方論述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爲步今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據此知卽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卽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禽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律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強共積二千分即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金甌不得爲侈弁且計其容積僅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強乘之得二千分爲容積云深八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兩龠之實以秬黍二百四十粒爲一兩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千金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象志水與蜜同積異重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一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

六十四黍

爲圭半之

撮爲一勺

勺卽龠也

兩勺爲一合

合爲升字之誤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

也李時珍沿兩勺爲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爲一升則誤以傳誤

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秤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

見攷工記輪人條下註疏中

自劉

歆變剛古法置秬用秬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未足為訓也

鄭世子樂書身鑿附會其云
黍權黍量盡屬時斷張介賓

採入類經圖翼
殊誤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為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為一銖

圖翼謂十黍當
作百黍者非也

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改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

二錢而推得其同積異重之比例假如水與蜜各貯一盞中容

積相等而水輕蜜重水若二十兩則蜜必二十九兩以此推算

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蜜必一兩七錢四分

明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蜜二十九

水一兩二錢

相乘得數三十四兩八錢以第一率之二一爲
法除之得第四次一兩七錢四分

蜜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蜜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蜜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卽古蜜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強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三兩

準今二錢三分

分三服中病卽止

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

準今六錢

分三服

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

準今三錢

分再服中病卽止

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

準今一兩二錢

分三服

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二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准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算法滿千分爲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二千四百九十七寸爲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爲六勺七抄

以古方忝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

準今三勺三抄半

秫米一升

準今六勺七抄

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準今二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杯飲約可

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

禾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七者作七正方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為之錢七者以五銖錢為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為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七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

為三十二黍方寸七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

三百三十三分為方一寸七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藥注

輕重不等今但就黍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曲尺九分其器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十九分爲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爲首率重一錢爲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爲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爲四率是一錢七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以古方黍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

準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日三服

每方寸七準今之二錢石藥性

重也

燒禪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

灰性必輕

大陷胃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

每服是半錢七準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強人服一錢七分

準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

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爲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準今四分

以古方參之

澤木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

準今四錢七分五厘

以三指撮爲後飯

每服

四分日三服三日後

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

準今四兩一錢八分

取三指撮井水煮服

石藥性重

每服八分以五十餘日爲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

錢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相子大也一方寸七

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九爲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相子進之準前論乃圭容三寸二分應重三分方寸七加半倍
應重二錢

以古方參之

已椒蘘黃丸藥共四兩

準今三錢蜜丸如梧子大

飲服一九日三服

每日三九

每丸一分蜜在外十日而瘳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

準今三兩三錢八分

大棗百枚爲膏和蜜丸

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爲劑

每丸藥末當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棗二枚

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較小于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

準今九錢一分

蜜和丸如鷄子黃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口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

四丸

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九

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

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湯者卽用此九錢一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

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鴉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鴉子黃准十梧子者舊筆增爲四

十梧子

謬也

脩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丸

按千金十六黍爲一大豆合七

丸計之不過百十二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凡藥有云大升大兩者以神農秤三兩爲一兩藥升三升爲一升

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爲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參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

準今三合四勺

納剝淨蒜內

二升煎候蒜消盡下半膝一大斤末

準今三兩六錢

煎成酒和兩匙服

之

乳經煎蒜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未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仁一升搗以水和研取三大

升汁

準藥升九升

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

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

矣

凡煮湯大畧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升今二合八勺二三服之

石藥皆以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溢出汗間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紋以兩人助以尺木澄去泥濁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卽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爲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癯神足者棗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古以八月採爆乾尙皮不尙肉

別錄云棗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合 千金云
去心皮畢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巴豆先
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
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叅之

千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

準今三十

六兩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

方寸七容三百

二十乘準今一錢此最足據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

也以松脂煉去六兩適合百日之用則古一斤爲一兩二錢

更無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脅下及胸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搗令極熟以水三升和調絞汁更搗以水三升

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類大棗却

三升

蒜肉研汁後滓儘如

桃類大升小可知

以微火煎取三升下牛乳三升合煎至

三升且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

三升蒜汁可以一頓服升小可知

至申時食

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

蒜汁最辛劣全不慮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誤以漢之權量爲憑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爲一升以二百四十秬黍爲一兩此與劉歆所定

二十龠爲升二千四百秬黍爲兩者大相懸絕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爲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

今遂有三兩爲一兩三升爲一升之說麻強合于醫方之權量

耳

秦漢之量每一斗爲今之二升見閻百詩
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惑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爲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方
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爲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忝之

肘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

準今三兩六錢

剉猪肚中蒸服

依景岳說
是廿八兩

八錢矣猪肚

中能容之否

依古準今當作
一斤古之猪肚大
可能容之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

準今六錢

熬水乾着口中飲熱湯

二斤得吐愈

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即併能飲如許熱湯即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硫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

用此多效

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爲末

準今三錢

湯調頓服

依張則爲二兩四錢

之乾姜可

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搗和如彈丸

準今一錢

三分故速如彈子大

納熱酒中服之

依張則一兩三錢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錢用白糖二斤

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飴糖非蔗糖也

一頓

準今二兩

參 漸漸食之 多食亦佳

依張則十九兩三錢能作一劑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

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

準今二合

若不覺更加

服之

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嗽卽瘥

若如今之一合

六七勺如何含而漱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瀉不止多飲則殺人黃粳米五升水一斗

煮精三升稍稍飲之

若如今之一升猶不遇其多飲而殺人耶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

一服一升日三服

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脚弱風虛用濕荆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

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灑三斗

準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

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灑三斗

試知式取荆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灑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爲良

若三升爲

今一升尙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卽斷

若血下至三斗三升

尙堪救

藥耶

千金紫苑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三合半百日至

百日一服三合

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科藥升農軒叔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屢失古意故梁陶貞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穀秬黍之制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卽曰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疏

乾法守間有大升大雨必分別註明今良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
藥若弁髦強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
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偽造夏律周禮之
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
得撥之使轉卽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疑不貴多也求其
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
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慎之也

本草綱目卷之九

四

陶隱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三丸如大

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

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

子為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

重五厘以二小豆准之如小豆者重二分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

重一厘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

七毫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謹密反謂古人稟厚能

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吾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

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真實今時藥力輕虛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爲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俞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刀圭七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絕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溫服一升觀其煮製每只三指撮末

應料劑如此之多今一旦攷而正之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
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
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八藥者以小爲貴耳

唐立三三續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丹溪格致餘論曰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當以第二章因於暑之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於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涇先生深通經義者也獨於此論未甚研求乃於讀書記云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烈謂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句不必謂之衍文惟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二句與

下文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一句彼此外則僅以此四句互爲移掇讀作因於寒欲如運樞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意卽貫串蓋謂因於寒者如樞運動寒氣自散如內經洗慰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鬱爲熱有似燔炭必須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因於暑者月君火爲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氣浮越也丹溪在涇皆相承而誤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

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講雜記中有此一則而語焉未詳書出之後諸同學迭有來問此說者爰爲之詳說於左

此本諸素問遺篇刺法論雖經張景岳類釋於剛柔

失守之條

甲丙戊庚壬五年爲陽于氣剛乙丁辛巳癸五年爲陰于氣柔應交而不布政者謂

之失而尙未甚晰竊參鄙臆詳以明之假如甲子年

上半歲多風少暖爲上年司天之厥陰不退位本年司天之少陰不遷正若下半年歲多涼爲在泉之陽明得位甲子之在泉陽明巳卯也

在泉之于卽以司天之干相合者推之如

甲與日合乙與庚合也在泉之支以司天之支各就
四正四偏四維中陰陽相配者惟之如子與卯爲四
正中之一陰一陽寅與巳爲四偏中之一陰一
陽辰與未爲四維中之一陰一陽也餘倣此 以上

年之司天臨本年之在泉則上癸下巳爲不利甲失

其位謂之木勝土虛甲巳化土木勝必金復指下年乙庚化金之歲言

金既復木必稍退而子年司天之少陰至矣木反助

火剋金其復必微而甲巳之土皆失守土鬱之久後

化爲疫早則丙寅晚則丁卯土疫至也丙辛化水之年久鬱之土

方得勝之而爲病再次年丁壬化木木又剋土亢則
害而爲病也。土疫卽濕疫今所謂濕溫之類是也

疫之微甚詳其年之司天在泉或盛或衰爲定又若

上半歲氣暖爲少陰司天布政而下半歲多溫少涼

爲上年在泉之少陽不退位本年在泉之陽明不遷

正夫巳卯之柔不至於下

本年在泉屬陽明巳卯解見上

則甲子之

剛孤立於上亦爲土虛後化爲癘

此司天失守化爲疫在泉失守化爲

癘疫瘟疫也土疫將至恐傷腎臟當先補腎俞次洩

土氣以去其鬱戒夜行遠行

辨本論判法故以俞言用藥者亦倣其意可也

其餘詳載類經不必複贅餘年皆倣此。疫癘每發

於陽年除天刑六年其餘二十四年是也

庚子庚午君火刑金

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戊辰戊戌寒水刑火運此六年本非有餘故不發疫餘皆陽剛太過故作疫也

五言七卷

然此指陽運自勝而無邪傷者也若剛柔迭失其位
四時不節謂之失之迭位卽生大疫應司天而不司
天應在泉而不
在泉雖屬陽年亦爲不及不
必鬱至三年始發疫癘也

吳醫彙講卷十目錄

汪纘功

虛勞論

附方

汪正希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沈香巖

六味地黃丸方解

八味地黃丸方解

唐立三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吳醫彙講卷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汪纘功

名光爵號學舟太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同知遂業醫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誌及

蘇州府醫學誌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十七年著有醫要若干卷未梓行世而同學多有傳抄爲秘本者此篇係其孫明之正希節錄付梓明之名元亮號付香王午科舉人候選知縣正希名元載號古香長洲縣醫學訓科

虛勞論

虛勞之病皆由內傷而無外邪也如酒傷肺則濕熱

薰蒸肺陰消燥色傷腎則精室空虛相火無制思慮傷心則血耗而火易上炎勞倦傷脾則熱生而內伐真陰惟忿怒傷肝有二鬱怒則肝火內熾而灼血大怒則肝火上升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勞其精血道經云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陰虛內熱而成虛勞之症大約酒色爲多然有童子未室而患此症者或有先天不足或稟母氣陰虛其師尼寡婦室女愆期氣血鬱結以致寒熱如瘧朝涼暮熱飲食不思經期不準或致閉絕而成此病者多由鬱火內蒸

所致也。以上論致病之由。方書言此症者皆以氣虛
血虛陰虛陽虛混同論治。不知氣虛者面白無神言
語輕微四肢無力脈來微弱陽虛者體冷畏寒手足
逆冷溺清便澹脈沉小遲此二者能服參芪溫補乃
爲受補可治。斯氣虛陽虛之症也。雖血脫者亦有補
氣之法。乃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虛之人如新產之類
耳。其餘患此症者。經云一水不能勝五火五火者五
志之火也。一水者腎中真陰之水也。水卽精也。卽如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非陰衰於

前而陰成之難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非陰衰於後而陰凋之易乎。所謂陰者。卽我之精。而造我之形者也。人生全盛之數。前後止二十餘年。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主節齊。則以爲陰虛成病者。十有八九。陽虛成病者。百無一二。蓋以節慾者少。縱慾者多耳。以下敘五其爲病也。在腎。則爲腰脊腿痠。或攸隱而痛。爲骨蒸盜汗。或至夜發熱。爲徧身骨痠。或疼痛如折。爲夢洩遺精。爲耳中鳴。爲足心熱。在心。則爲驚悸怔忡。爲掌中乾熱。爲

虛煩無寐。或夢魘不寧。爲口苦舌乾。或口舌糜爛。在肺。則爲痰嗽乾咳。爲氣逆喘促。爲鼻中氣熱。爲顴紅吐衄。甚則吐涎白沫。側眠咽痛。音啞聲嘶。在肝。則爲寒熱如瘧。爲頸項瘰癧。爲脇脹肋疼。爲兩目澁痛。爲頭暈。爲眼花。爲多怒。爲吐血。在脾。則爲食減不化。爲惡心嘔吐。爲脹滿腹痛。爲腸鳴泄瀉。肌肉消瘦。此皆五藏虛勞之本症。經曰。治病必求其本。須審其因何致損。何藏受傷。如因于色者。則知腎傷。縱有他經現症。亦當補腎爲主。而兼治他症。因於酒者。又當以清

肺爲先

以下敘標本傳乘

既審標本

再明傳變如腎傳心心

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再傳腎此傳其所勝之藏侮

而乘之謂之賊尅大凶之兆經曰諸病以此相傳者

死謂五藏以次相傳而尅偏也難經曰七傳者死謂

如病始于腎而脾復傳腎是謂六傳已盡一藏不可

再傷也又如腎病不傳心而傳肺此間一藏而傳于

生我之母以母子氣通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而傳肝

此間二藏而傳于已生之子母病及子也如腎病不

傳心肺肝而傳脾此間三藏而傳已所不勝之藏經

陰盛之陰指其寒
也。占陰虛之陰指
其動而言。以不同法
區畫也。考其此義。

所謂輕而侮之也。傳乘不明。豈能療病。以下辨虛勞
一症。偏于陰虛者居多。而醫之誤治者有七。試詳言
之一。曰。誤認陽虛命門之火。龍火也。亦謂之真陽。如
果腎中陰盛。龍火不能安其位。而爲上焦假熱。面赤
煩躁。口渴等症。口雖渴而不欲飲。足冷過膝。小便清
長。右尺脈沉小而遲。或浮大無根。此陰盛逼陽之假
症。如夏至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隨陽
而上升。宜用八味之屬。冰冷與飲。得引浮火歸元。如
冬至一陽來復。地中水暖。而龍歸大海也。至若虛勞

之症是因腎水真陰虛極。水不攝火。火因上炎。而致
面赤唇紅。口鼻出血。齒痛齒衄。雖亦龍火上炎。與虛
陽上浮不同。縱有下部惡寒足冷。此因虛火上升所
致。非真陽衰而然。故其小便必黃赤。其脈必帶數。有
內熱的症。可據設。快用引火歸元之法。是抱薪救火。
上焦愈熱。而欬喘燥渴益甚。咽痛喉爛諸症至矣。二
日。誤認中寒腹痛之屬于虛寒者。綿綿痛而無增減。
喜熱手按。熱飲食泄瀉之屬于虛寒者。水穀不化而
澄徹清冷。必有虛寒之脈證可憑。然後用之。有效。今

羊角湯 治虛火頭痛
 羊角 多根 生地
 丹皮 柴胡
 芍藥 菊花 夏枯草
 紅棗 甘草
 揚方中柴胡不及易以
 柴胡

人一見脹滿腹痛。食不消化。腸鳴泄瀉等症。便
 虛寒而投理中溫燥之劑。再補其陽。則陽益亢而陰
 益竭矣。更有見其脹滿泄瀉。遂引經文。清氣在下。則
 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而用補中益氣。反提陰
 火上逆。以致咳喘頻增。吐衄交至。而立見危亡。此其
 溫補得售者。不過助陽之藥。能使胃氣一時暫壯。飲
 食增加。彼此相誇。至死不悟。良為可憫。三日。誤認外
 感。世之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外感無異。
 火逆衝上。則頭脹微痛。火熱壅肺。則有時鼻塞。陰虛

陽潛入裏。則灑淅惡寒。陰虛陽無所附。則浮越肌表。而熱。但其發時。必在午後。先灑淅惡寒。少頃發熱。至寅卯時。盜汗出而身涼。或無微寒。而但午後發熱。必現腎虛症。或兼唇紅顴赤。口渴煩躁。六脈搏數。或虛數無力。此宜大劑滋陰。如保陰六味之屬。若誤爲外感而表之。則魄汗淋漓。諸虛蜂起。或有失血之人。表之無汗。經所謂奪血者無汗也。再強發之。必然吐血。爲下厥上竭之症。此尤孟浪之流也。四曰苦寒瀉火之誤。實火爲病。可以直折。虛火爲病。非寒可清。非

惟不能清熱。抑且敗其胃氣。食少瀉多。將何療治。甚者見其燥結。肆用硝黃以通之。不知腎主二便。腎主五液。腎液既虧。自不濡潤。滋其陰。潤其燥。而便自通。彼既虧之陰。豈能勝硝黃之攻伐乎。五日二陳消痰之誤。痰在脾經者。名曰濕痰。其痰滑而易出。或稀如水者。名曰痰飲。濕者燥之。半夏自爲正治。若陰水不足。肺受火侮。津液凝濁。不生血而生痰。此當潤劑。滋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痰自清矣。三陳之燥。立見其殆。六曰參芪助火之誤。夫虛勞之可受參芪者。肺

必無熱者也。肺脈按之而虛，必不數者也。故有土旺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之說。古人每用之而奏功，今則火已燦金而咳矣。火蒸津液而化爲濃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隨上逆矣。猶引陽生陰，長虛火可補之說，漫用參芪，因之陽火愈旺，金益受傷，所以好古有肺熱還傷肺節，齋有食參必死之叮嚀也。七日治療過時，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勞神者常養其心，勞倦者常補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飲者常清其肺，熱好色者峻補其腎，水仲景曰：凡人有病不時。

卽治隱忍冀延必成痼疾所以終罕得愈者以內熱之症人多易忽自恃飲食如常起居如舊仍縱恣酒色迨至病已成而後藥之譬之渴而穿井闕而鑄兵不亦晚乎以下三大治法然而治之最難有三大要法不可不講也一日補腎水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藏於此氣化於此精卽陰中之水也氣卽陰中之火也故命門之火爲十二臟之化源火不畏其衰力則畏其少所以保陰六味左歸之屬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補陰以配陽正王太僕所謂壯

水之主以制陽光。丹溪所謂滋其陰則火自降。譬之燈殘火焰添油則焰光自小也。然須制大其劑。長久服之以陰無速補之法也。至若因於酒者。清金潤燥爲主。而保陰之屬仍不可廢。蓋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而救肺也。因於思慮者。清心養血爲主。而佐保陰之屬。所謂水壯而火熄。勿亟亟於清心是也。因於勞倦者。培補脾陰爲主。而佐保陰之劑。經曰。有所遠行。勞倦。逢火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熱會於腎。故知勞倦傷脾內熱者。必及腎也。若忿怒傷肝動血。保陰六

味大爲正治。蓋水旺則龍火不炎，雷火亦不發，乃腎肝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爲後天根本，經曰：安穀則昌，蓋精生於穀，飲食多自能生血化精，雖有邪蒸，藥得以制之。久則火自降而陰自復也。若脾胃一弱，則飲食少而血不生，陰不能以配陽，而五藏齊損。故越人歸重脾胃而言。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脈不能營養藏府。三損損於脾，飲食不爲肌膚。四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從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治。至

骨瘦不能起于床者死。從下而上者。過於脾則不治。至皮聚而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虛勞。惟用甘藥。建立中氣。以生血化精。一遵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首也。味非獨藥也。補以味而節其勞。則積貯漸富。大命不傾。經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補以甘藥。故中氣不足者。非甘不可。況土強則金旺。金旺則水克。又男子以脾胃爲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爲立命之根。故治此者。當以調養脾胃爲主。三日。慎調攝虛勞之因。因於酒色者固多。其因於憂愁思慮抑鬱多怒者。亦不

少所以童子室女不生歡笑及鰥寡僧尼易犯此病
經謂非鍼藥之可治必須消遣情懷隨遇皆安然後
療治庶能愈病乃今之患此症者徒仗諸草木奉爲
復元之品外則疲勞形體內則沉湎七情不知心有
妄動氣隨心散氣散不聚精逐氣亾故廣成子曰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攝汝精乃可以長生斯言真可
爲虛勞調攝之良法也予今所論虛勞致病之因次
及方書之混列更推真陰易虛之故以及標本傳乘
併誤治之弊而終之以治要非敢矯當世之偏實本

人參玄參亦是一寒一
攝其性皆補虛因寒
致氣虛皆可用人參因
致熱致氣虛皆可用人參

寒者可附其其其切
知相炒用表有熱切
去其高寒其其切
甲表單表俱其同用

云有汗骨節宜
用身及至汗骨節宜
宜用沙參其地也
復有汗至汗骨節宜
根之

諸先哲發明治要予又目驗之而不爽者故特立說

以識之 枳實虛寒熱當用鹿茸麋茸因寒熱致虛其當用人參玄參

保陰煎 自製 若大邪先去虛寒單證路甘可量加麋茸或作丸服
又此陰虛所宜治鹿茸款居陽甘性大熱慶澤款居陰其性

熟地黃 生地黃 天門冬 麥門冬

玉竹 一名 龜版 茯苓 山藥

牛膝 一名 桂圓肉 一名 人乳 血虛火盛而喘者用桂
右藥或水煎或用石斛煎湯代水煎 內熱有汗

加地骨皮 內熱無汗加牡丹皮 腰痛加杞子

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 盜汗加棗仁五味子

村仲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此藥... 功... 效...

仲怪不寐加棗仁。咳嗽加桑白皮。枇杷葉。百合。

有痰加貝母。有血加藕汁。童便。食少加慈苡仁。

泄瀉去生也。天冬。加山黃肉。白芍。大棗。蓮肉。肺脈。

按之無力者。量加人參。把茶日吞。若好河。不必用他藥。

一方用丹皮。元參。人參。白朮。桑葉。

然也。五子。麥冬。五味。款冬。茯苓。山黃肉。

地骨皮。白芨。杏仁。沙參。水煎服。

此藥... 功... 效... 補肺... 止咳...

此藥... 功... 效... 補肺... 止咳...

此藥... 功... 效... 補肺... 止咳...

此藥... 功... 效...

如前方服之不見起色必有滯虫之氣當用一劑用鬼箭三不敵甲一兩地栗丸
半斤生仙首烏半斤熟地半斤神曲二兩白薇三兩人參五兩柴胡五兩鹿角
霜二兩地骨皮五兩沙參五兩各為細末之參為丸每日服前方傷風後送
下五至一日二次此方善治殺虫多不傷耗真陰之氣此藥大約可服半料
即止不必盡也此丸服半料後當改用一味地黃丸加麥冬三兩五錢一
兩是年或偏于熱或偏于寒方五劑再服六味丸加麥冬湯一劑或偏于寒
或偏于熱方五劑再服腎氣丸湯一服如此間服自無偏寒偏熱之弊矣

汪正希

名元載號古香長
州縣醫學訓科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予先祖學舟公治虛勞有自製保陰煎一方其意旨
所存蓋卽固本丸集靈膏之制而加減者也二地爲
君壯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爲臣保金以滋生化之
源惟固本丸有人參茲去參者恐肺中有熱反致助
火也代以龍眼葳蕤一以悅脾而生金滋水一以潤
肺而益腎養肝二味代參非獨較參爲穩當抑且貧
富可以通行集靈膏有狗杞牛膝茲去杞者恐其性

溫助陽用膝者取其引藥下行。可然一存權衡適當。至人乳補血液為潤燥之妙品。龜版補心腎實養陰之良藥。統而計之。即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意也。然羣聚沉陰靜味得無過於凝滯上阻胃納下妨脾運歟。故佐以山藥茯苓一培一滲調和脾胃使無偏勝之虞。且備擬加減之法以治病之變化毫無遺漏焉。壯水制火補精養陰較之錢仲陽之六味張景岳之左歸不能多讓。而或更勝之。乃或有議其平庸者是未嘗勞者養之惟宜王道不尙霸功也。先祖當年先

葉香巖薛一瓢兩先生而著名。製此方以療虛勞者
千百人。不僅爲獨創之奇實。上探古人之精奧。世雖
多高明之士。而治虛勞者。誰復能舍此而別求良法
哉。予也。痛先人之已逸。學稽笈之猶傳。思濟美於後
先。有慚學術。讀祖書之良善。敢秘遺編。用是梓此新
方。附於彙講。非徒求行世。亦以祈活人也。

沈香巖

名家熊宇惟祥受愛曾孫實夫出嗣子國學生世居封溪烏鵲橋東

六味地黃丸方解

此爲補陰之主方補五藏之陰以納于腎也藏陰虧損以熟地大滋腎陰壯水之主以爲君用山萸肉之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從左以納于腎山藥之色白入肺味甘入脾者從右以納于腎又用三味通府者恐府氣不宣則氣鬱生熱以致消燬藏陰故以澤瀉清膀胱而後腎精不爲相火所搖又以丹皮清血分中熱則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爲火所燬矣又以

茯苓清氣分之熱則飲食之精由脾輸肺以下降者亦不爲火所燬矣夫然後門藏之真陰無所耗損得以攝納精液歸入腎藏腎受諸藏之精液而藏之矣從來圖書看過未識此方之元妙至於此極今將黃肉山藥二味分看一入心肝一入肺脾既極分明而氣味又融洽將熟地黃肉由藥三味總看既能五藏兼入不致偏倚又能將諸藏之氣盡行納入腎藏以爲統攝藏陰之主而不致兩岐至澤瀉茯苓丹皮與三補對看其配合之妙亦與三補同法製方妙義周

備若此非臻於神化者其孰能之惟其兼補五藏故
久服無虞偏勝而爲萬世不易之祖方也

八味地黄丸方解

此方用附子肉桂補兩腎之陽非補兩腎中之命門
也附子補氣中之陽由肺以八於腎故陽虛肺氣喘
急者服之卽止乃右腎之陽藥也肉桂補血中之陽
由肝以入於腎故陽虛肝火上浮者服之則納乃左
腎之陽藥也夫從左從右非兩腎之中可知命門居
中是以一而神非以兩而化附子肉桂一氣一血兩

相對待故非命門藥也如以附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氣桂不得爲補命門矣以桂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血附不得爲補命門矣總之命門爲先天之氣本于始生爲生氣生血之根本非草根樹皮所能補者藥餌人口從胃氣敷布然後輸入腎藏卽係後天飲食之氣所化但能補益藏腑不能補益先天故前人加八地黃丸者不特附桂一氣一血卽車前牛膝亦是一氣一血知母黃柏亦是一氣一血一氣一血者俱入兩腎而非命門也以命門爲陽者此命門與兩

腎分陰陽則命門爲陽兩腎爲陰命門爲始生之根
本卽是萬物資始之乾元故爲元陽象坎中之一畫
也非以火爲陽也如以兩腎分折而論則左血爲陰
右氣爲陽亦非以水火分也如專以一腎而論則左
腎不獨有精氣亦有之右腎不獨有氣精亦有之精
卽爲陰氣卽爲陽此兩腎各有陰陽故八味地黃丸
各補其陰陽也

唐立三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余曾撰司天運氣贅言已鐫入是編第七卷矣愚意以每歲每候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分五運之主客六氣之主客六者雜聚變化靡窮吾儕在醫喻醫譬如一方中純寒純熱其劑自峻若苦辛相制寒熱雜陳卽有所偏蓋亦微矣故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有中其病者速而危徐而持暴而死之別天符歲會如此可知五運六氣亦須參合以類

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提其綱而難於盡數其目也
抑更有釋天符太乙者謂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
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亦稱太乙之說茲嘉慶元
年丙辰乃統一歲者太羽水運上半歲又值太陽寒
水司天巳爲天符矣而初之主運值太角初之客運
值太羽初之主氣又值厥陰風木則是六者之中三
寒二風惟初之客氣值少陽相火一火孤立幾爲羣
水所掩初之運氣天候應寒也正月初九日丙辰又
天符之日水寒會聚余於去冬曾與隣金子東屏胡

子誠齋謝子由喬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
澗溶以及門人王文海輩談及是日防受寒邪不意
至期果於雞鳴時烈風震屋積雪盈庭及午雪益密
紅爐不暖繪纊無溫抵夜風更壯卽重裊毳幕不啻
大荒冰窖矣迨詰朝風少息然寒威凜冽吹氣成凍
不獨貯水缸罈插花瓶缶一旦都爲冰泐甚至烟筒
酒甕無不凝冰耄耄之老皆云有生以來未遇如此
嚴寒諸隣友謂余曰推之何精也余亦未料如此其
驗也因而追溯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炎暑酷烈中

賜而死者難以僕數試亦以運氣推之乃少徵火運而值巳歲所謂歲會也大暑後少陽相火在泉所謂同歲會也維時乃三之運四之氣客氣又值少陽相火則是七者之中火居其四至於主運少宮客運少商主氣太陰濕上五行中全未見水有陽無陰可謂亢害之至矣於是益知運氣之說不可執一而論當以六者之中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互相參究自無不驗縱不必偏甚若此始能獲應亦須以此六者主客太少何勝何遜何遠何近窮究其微必有曲

驗卽此癸巳丙辰二歲可徵也。乃試以本年他運他氣推之除五行錯雜不甚偏乖者無庸瑣述小滿後交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與歲運司天和合且主客運氣之中客氣最爲切近是時應有寒徵又小雪後交終之氣主運太羽主氣太陽寒水與歲運之太羽三水會聚惟是主運主氣不過時令之常非比客運客氣加臨變化顯有異徵耳十一月十五日丙辰益以天符之日寒應倍之茲乃時當夏仲衣必纒綿三之氣亦已驗焉前撰贅言可詡末謬試再觀終之氣

吳興黃譜

卷十

何如 五月望日啟

六

吳醫彙講卷十一目錄

周省吾

三焦說

命門說

陰陽常變論

中道說

三百九十七法考

其醫藥書

卷十七 目錄

吳醫彙講卷十一

長洲周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周省吾

名自閑住常熟縣寒清橋醫論會通
運氣則二書未刊節錄數篇附梓是集

三焦說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陀玉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功用之相似者以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漑是也考漑瀆二字之義漑瀆也漸也漸瀆之使柔爛也則漑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瀆以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皆分符清濁卽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義也其三焦字義永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卽是氣以少陽爲相火卽取焦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竝咽以下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

之後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爲血以奉生身故獨得
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
入焉水穀者居於胃中成糟粕下大腸而成下焦又
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云穀始入於胃
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
下焦曰胃之兩焦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釋經旨
卽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爲故
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

也至本藏篇有厚薄緩急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
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無合故附膀胱而
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
不過言其人之軀殼上下通體如此故以三字貫之
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云胃之兩焦句法
相倣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
橫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爲悞豈
越人華陀其才智反在後六下耶

命門說

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間者有誤引七春之旁中有小心爲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爲荒誕夫越人倡右腎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爲重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每臟每腑各具陰陽腎爲一身之根柢元陽爲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別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爲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

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爲水火之府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子腸當之又於理未安也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爲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抵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爲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以衝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竊以爲

兩腎爲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爲命門又因穴而名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精神所舍原氣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真上補素靈之未及惟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陰陽常變論

陰陽者一氣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離或爲對待或爲流行有會處有分處本相生亦相尅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實非易言者也考之醫籍

或謂陰易虧而陽易亢務以益陰爲先或謂陰主殺而陽主生必以扶陽爲重若此之類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論何也以未分常與變耳試以四時晝夜核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兩分焉而毫弗參差夜則爲陰晝則爲陽總計焉而纖無多寡此陰陽之常也以天地之終論之時或亢旱卽陽盛陰虛之錄必有待於甘霖彙或久陰卽陽衰陰盛之徵是有積於皎日此各執其說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不期之多人乏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旣不可專以之爲重氣脫神

羸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亦不可獨以陰爲先非偏
執之見均非定論乎考之先儒語其大綱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是爲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爲定位
言其體用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惟兩故化合
而後能遂也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隨
時變易迭相爲用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
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
爲唱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
盡則陽滅顧陰之爲道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陽之

爲性宜於潛藏不宜於發洩若夫陽主進而陰主退
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
弱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虛
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爲
殺似乎以陽爲重及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又
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故不貞則無以爲元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
又不必以陰爲輕則先儒之說未嘗偏輕偏重也故
陰陽得其正則平若權衡陰陽失其和則反如冰炭

自其變者而觀之陽主乎熱陰主乎寒不可泚而爲
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
卽爲陰豈可分而爲二且陰陽互藏其宅故傷其陽
卽及其陰傷其陰亦卽及其陽陰陽消長無窮故陽
之退便是陰之生陰之退便是陽之生內經亦曰陰
陽之道如環無端是也如曰陽能生陰陰則不能生
陽豈理也耶且果穀草木有生於春而或載於秋者亦
有生於秋而成於春者惟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長
耳要之論其常則毫釐不可輕重如其變則剛柔大

有懸殊所以寒極則凍而死暑極則熱而斃過則主
乎殺也晴明物亦榮雨露物亦茂和則主乎生也惟
今人之體偏勝者多在乎臨證者於向來偏執之說
毋詆其短善用其長可也陰陽之理非一言可以盡
之也

中道說

申之爲道無所不涵無所不徹推之醫理尤不可忽
蓋萬病由於乖戾用藥惟以調和益其不足損其有
餘溫涼攻補必歸於中而後可夫中者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之謂也故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爲中慎勿固執且同一病而此則如此爲中者彼則如此而又非中無窮活變故中者如權之稱物如鏡之取火少越焉太過矣少退焉不及矣總在當機之順應也醫之中道非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謂中病卽是中病而毫無偏倚毫無過不及卽是至中是以補如參地瀉如硝黃熱如姜附寒如膏連散如麻桂毒如蝨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時窮理

精而辨症明則臨病自生變化能統萬理於一原自
能通一心於萬事也嘗怪前賢往哲代不乏人其聰
明才辯之資縱橫反覆蹈奇入險固皆醫林之傑也
然而適中者寡矣書曰允執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
也醫雖小道何獨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傷寒書爲叔和編次已失其真卽林億校本亦
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已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
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苓友亦云

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至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於每篇之首註共幾法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次於原文之下復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瞭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殆爲無已所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道亦未之見也 國朝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

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之志而愛禮存羊究
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爲註書不應改移止宜就文
辨論如朱子之賢闕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人而
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僕先祖笠山公精于醫理博及羣書臨症之暇
靜坐小齋手不釋卷雖至老不倦于暮年採取
諸同學高論輯成吳醫彙講行世舊存見聞篇
什及諸公送來佳作 先祖必反覆細閱再商

之二三老友考訂盡善方始付梓是以採取者
果多存止者亦復不少緣集行海內同人之公
論繫焉不苟採選可見

僕

先祖慎且重也選

至十一卷周吾省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疴于
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痛音容之已杳幸
彙講之流傳慶者僅守遺板卽以十一卷第八

頁吾省先生佳作為止慶者年幼無知不能克
承家學醫林典籍未經探討雖承佳章賜教
不敢續入集內所以遵 先祖慎採之遺意也

爰書數語附于簡末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孫男慶者百拜謹識

書吳醫彙講後

太史公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於扁鵲倉公列傳各載治驗切脈論病縷析條分詳哉其言之也後長沙太守張仲景出著有傷寒金匱二書是爲醫林之淵藪後學之準梁自漢迄今專門名家著述繼起燦然可觀其間或論說紛紜貪多務得甚至勦說雷同不可枚舉竊謂讀書貴乎得間醫書之浩汗尤貴採擇精當取舍在我有所作述務在心得未可拾他人之唾餘以竊取傳會爲能事也而篋

山先生已先得我心矣先生學富思深醫林重之其
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彙爲一編名之曰吳醫
彙講而自著諸條考據精詳辨論明快能發人所未
發僕受而讀之知是編之集腋爲裘洵可以傳世而
行遠矣方是編之初付剞劂也笠山先生旁搜博采
下及葑菲僕自曩時從學於松心夫子質疑問難涉
獵方書意見所及亦嘗紀載一二數年來奔走風塵
此道已存而不論况當珠玉在前益覺自顧形穢既
病道少又恐勦說雷同與尋常方術同類而共譏之

也既無以應笠山先生之問而又不能不贊一辭乃
自書其所見以附編末太史氏於扁鵲倉公列傳詳
載治驗篇終又引老聃之言以爲戒寓意深遠亦先
敘後斷之例後人因之遂有卷尾作跋編末後序之
作其實皆贅疣也僕非敢效史遷之例而於二者之
間其有一得也夫壬子仲冬朱克柔書

朱子研漁不作首序而作後序謙抑之意也惟是
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隨時增訂故未便
以此篇殿於編末移置簡端從權也 大烈識